



藝文志

涿水縣志

卷八 藝文

士大夫爭言文矣文而無實猶虛車也文而無用是
 做帶也摹苔痕于碑版搜蠹帙于故家隻字單詞脫
 之紙上如親其事如遊其地如接其人于是乎不言
 文而文莫尚焉則拱璧捧之已今自祖述傳而下收
 載各體若首山川景物發為詩歌亦文人高致也
 擇其尤雅者登之自餘藻流無著槩乎不取作藝文
 志

傳

祖逖傳

書書

祖逖字士雅范陽道人也世吏二千石爲北州舊姓父武
晉王掾上谷太守逖少孤兄弟六人兄該納等並開爽有
才幹逖性豁蕩不循儀檢年十四五猶未知書諸兄每憂
之乃博覽書記該涉古今見者謂逖有贊世才僞居陽平
與司空劉琨俱爲司州主簿情好綢繆中夜聞荒鷄鳴蹴
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逖琨並有英氣每語世事或
中宵起坐相謂曰若四海鼎沸吾與足下當相避於中原
耳辟齊王冏大司馬掾長沙王乂驃騎祭酒轉主簿累遷

涇水縣志

卷八

藝文

二

太子中舍人豫章王從事中郎蕩陰之沒且還洛范陽王
虓等召之皆不就東海王越以逖爲典兵參軍濟陰太守
母喪不之官及京師大亂逖率親黨數百家避地淮泗以
所乘車馬載同行者疾躬自徒步藥物衣糧與衆共之又
多權畧是以少異咸推逖爲行主元帝用爲徐州刺史尋
徵軍諮祭酒逖以社稷傾覆常懷振復之志賓客義徒皆
暴桀勇士逖遇之如子弟時帝方拓定江南未遑北伐逖
進說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藩王爭權自
相誅滅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原今遺黎旣被殘酷人有
奮擊之志大王誠能發威命將使若逖等爲之統主則郡

國家傑必因風而赴沉溺之士歛於來蘇庶幾國恥可雪
帝乃以逖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不給鎧仗
使自招募仍將本流徙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
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此有如大江辭色壯烈衆皆
慨嘆屯於江陰起冶鑄兵器得二千餘人而後進進據太
邱樊雅遣衆夜襲逖遂入壘杖戟大呼直趣逖幕軍士大
亂逖命左右距之督護董昭與賊戰走之逖率衆追討而
張平餘衆助雅攻逖逢鵠主陳川自號寧朔將軍陳留
太守逖遣使求救於川川遣將李頭率衆援之逖遂剋譙
城初樊雅之據譙也逖以力弱求助于南中郎將王含含
涑水縣志

遣桓宣領兵助逖逖旣剋譙宣等乃去石季龍聞而引衆
圍譙含又遣宣救逖季龍聞宣至而退宣遂留助逖討諸
屯塢未附者李頭之討樊雅也力戰有勲逖時獲雅駿馬
頭甚欲之而不敢言逖知其意遂與之頭感逖恩遇每嘆
曰若得此人爲吾死無恨川聞而怒遂殺頭頭親黨馮
寵率其屬四百人歸於逖川益怒遣將魏碩掠豫州諸郡
大獲子女車馬逖遣將軍衛策邀擊于谷水盡獲所掠者
皆令歸本軍無私焉川大懼遂以衆附石勒逖率衆伐川
石季龍領兵五萬救川逖設奇以擊之季龍大敗收兵掠
豫州徙陳川還襄國留桃豹等守川故城住西臺逖遣將

韓潛等鎮東臺同一大城賊從南門出入放牧遼軍開東門相守四旬遼以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人運上臺又合數人擔米僞爲疲極而息於道賊果逐之棄擔而走賊旣獲米謂遼士衆豐飽而竊戍饑久益懼無復膽氣石勒將劉夜臺以驢千頭運糧以饋桃豹遼遣韓潛馮鐵等追擊於汴水盡獲之豹宵遼退據東燕城遼使潛屯封邱以逼之馮鐵據二臺遼鎮雍邱數遣軍要截石勒勒屯成漸蹙候騎常獲濮陽人遼厚待遣歸咸感遼恩德率鄉里五百家降遼勒又遣精騎萬人距遼復爲遼所破勒鎮戍歸附者甚多時趙固上官己李矩郭默等各以詐力相攻擊

遼遣使和解之示以禍福遂受遼節度遼愛人下士雖疎交賤隸皆恩禮遇之由是黃河以南盡爲晉土河上堡固先有任子在胡者皆聽兩屬時遣遊軍僞抄之明其未附諸塢主感戴有異謀輒密以聞前後尅獲由此有微功賞不踰日躬自儉約勸督農桑尅已務施不畜產子弟耕耘負擔樵薪又收葬枯骨爲之祭嘑百姓感悅嘗置酒大會耆老中坐流涕曰吾等老矣更得父母死將何恨乃歌曰幸哉遺黎免俘虜三辰旣明遇慈父元酒忘勞甘瓠脯何以詠恩歌且舞其得人心如此故劉琨與親故書盛贊遼威德詔遼進爲鎮西將軍石勒不敢窺兵河

南使成臯修逖母墓因與逖書求通並交市逖不報書而聽互市收利十倍於是公私豐贍士馬日滋方當推鋒越河掃清冀朔會朝廷將遣戴若思爲都督逖以若思雖有才望無致遠識且已剪荆棘收河南地而若思雍容一旦來統之意甚怏怏且聞王敦與劉琨等構隙慮有內難大功不遂感激發病乃致妻孥大木山下時中原士庶咸謂逖當進據武牢而反置家險阨或諫之不納逖雖內懷憂憤而圖進取不輟營繕武牢城北臨黃河而接成臯四望甚遠逖恐南無堅壘必爲賊所襲乃使從子汝南太守濟汝陽太守張儉新蔡內史周閔率衆築壘未成而

逖病甚先是華譚廣闢問術人戴洋洋曰祖豫州九月當死初有妖星見於豫州之分逖亦見星曰爲我矣方平河北而天分殺我此乃不祜國也俄卒於雍邱時年五十六豫州士女若喪者以譙梁百姓爲之立祠册贈車騎將軍王敦久懷逆亂謂逖不敢發至是始得肆志焉以逖弟約代領其衆約別有傳

明文

李德成傳

翰林院學士

劉三吾

李德成易州涑水縣莊潭里人也父從儀早卒洪武元年里中兵起德成時年十三隨母張氏逃避山中夜抵中馬

河去家里詎追騎至母臨河度不能脫因投于水母子並溺死無由報劬勞恩誓曰啣勒身負鞍爲馬以報塑母像與妻王氏朝夕供奉如其生時有出入必告十七年冬爲母生日哭而慟夜夢母言我在寒冰之下欲出不得德成益慟鄰家聞之謂曰此在愛河宜不得出會天大雪三日林木盡僵河水凍結厚數尺德成泣跳其上裸而誓欲化冰而出其母也卧中氣騰騰上時雪片紛舞如覆衾然德成不知也妻王氏亦跪跪卧所如是者七日河而廣可十餘畝忽盡爲水老人神其事相率拜于河干請孝子歸

歸則依浮圖教散木燈以熾之噫古人如王祥亦以卧冰著稱然祥以養母卧冰而致躍鯉之應今德成以夢母卧冰而致化冰之祥異矣德成以十九年舉孝廉爲光祿寺大官署丞二十四年改太常贊禮郎轉尙寶寺丞二十七年秋八月蒙恩旌爲孝子李德成之門後靖難兵起李景隆敗于德州濟南圍急黃子澄等謀緩燕成祖必欲得齊黃成請行見成祖于濟城下請回軍還燕成祖必欲得齊黃遣成歸報特朝廷以成辱命下獄已而宥之永樂初陞陝西左叅政歷官左布政數上言民間疾苦民感其惠

按祖公將畧見于蘇頲濱之論而晉書爲備李公考

義人于明史而劉傳較詳採錄之中期于劉斷使于
百世下繼才順德遇之紙上非敢妄爲去取也又劉
傳有割山報効之語似涉于誕核之明史孝義傳內
亦所不載今節之

張鵬傳

明史

張鵬字騰霄涑水人景泰二年進士授御史上疏言懷利
事君人臣所戒比每遇聖節或進羊馬錦綺交錯殿廷自
非貪賄安有餘財充進奉且陛下富有四海豈藉是足國
或宜一切停罷塞詣訕奔競之途疏凡四事帝頗採用出
按大同宣府奏兩鎮軍士敝衣菲食病無藥死無棺乞官

涑水縣志

卷八

藝文

七

給醫藥棺槨設義塚俾饗厲祭死者蒙恩則生者勸帝立
報可且命諸邊槩行之奏停淮揚征賦給牛種天順元年
全官楊瑄劾石亨曹吉祥鵬亦偕劉泰魏瀚康驥論劾俱
得罪下詔獄諸御史多謫官而鵬瑄戍遼東頃之赦免復
戍南丹憲宗立廷臣交薦召復原官尋超擢福建按察使
成化四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廣西勦蠻寇有功其冬罷
巡撫官命還理南京都察院事改督漕運兼撫淮揚四府
尋解漕務專理巡撫事復還南院進副都御史巡撫寧夏
召還歷兵部左右侍郎十八年代陳鉞爲兵部尙書守珠
池宦官韋助乞往來高肇瓊廉會守巡官捕寇鵬執不可

帝覽許之南北印馬率遣助臣內侍後以災傷止遣御史
是年帝復欲遣內侍鵬等執不可帝勉從之命俟後仍如
故事鎮守大同中官汪直言小王子將大舉請發京兵援
鵬等言大同土馬四萬已足用所請宜勿許且京軍困營
造精刀鎗追猝有急何以作威厲氣請悉停其役詔可等
加太子少保鵬初為御史剛直倚氣節有盛名後數歷中
外惟事安靜羣小竊柄閉臣節妄劾鵬專營私鵬循職
一聞已不能有所匡救二十一年星變鵬偕屬言博奉武
職至八百餘人乞悉令削任非軍功毋監授四方城守監
舊守備內官非正統開原設者悉宜召還廷臣亦交以請
深木縣志

卷八 藝文

劉在訓傳

邑人 劉在訓 傳

翁廷訓字大復其先世小異稱人也入明遷居縣南永安
帝世以農事起家父宗禮生五子五人次適金時遷
人宗廷鎮武庫長其子宗禮生四子而宗廷居一
宗廷居一宗禮居一宗禮居一宗禮居一宗禮居一

爲禮與昆弟課讀課耕勸相告戒曰宜勉力盡菽水也敦篤孝友是其天性固然二十補邑庠文章德行動以古人自期值母陳氏病醫藥罔效竊自念曰母病不愈我身安依乃暗割股肉熟入藥鍾內捧至榻前曰此醫人所送之藥與前藥加減不同服可立愈也果不三日母病痊聞之縣給匾旌之按院捐給牌坊銀三十兩屢試輒高等聲名噴噴上谷易水間萬歷戊午領鄉薦益加砥礪澹泊自守不問及戶外事鼎革後中順治丙戌進士銓山東臨淄令甫下車聞言劫掠者數千越境劫掠遂修之嚴防以備不虞不一月間寇卽臨城下見城上旗幟鮮明砲鎗

森列氣沮而遁闔邑賴之旋破淄川屠戮甚慘淄川與臨淄接壤勢甚危廷訓躬擐甲冑爲士民先日夜督守筋力盡枯以全省兵動勦盡餘賊而廷訓卽於勞瘁之餘致病矣賊滅天復降割六雨連綿城垣坍塌文廟頽公皆力疾修葺完固迄今過牛山澗水之間其宦蹟猶赫赫在人耳目也子三人長師向次師做次師健皆邑庠孫有聲食餼有章亦邑庠

外史曰先儒謂割股非孝之庸而譏其滅性夫親病諸藥罔效而藉是以愈是愈病者實有神嘿鑒其迫切之心自無癥不解也若以爲虧體疑之則過矣夫孝行一彰貴其

身將以大其子孫天之報施豈或爽與

甘汝來傳

邑令 方立經 興國

甘汝來字畊道號遜齋江西奉新人少力學博聞強記淹貫載籍其爲人講學也或因詩援易由易禮滔滔汨汨汎及子史百家言終日口授指畫無倦容能文章尙氣節以康熙癸巳成進士令涑水凡錢穀出納徭役經費稍輕重其手虛者冒之實者剝之例可得羨餘下車初吏之老而猾者卽以此啖汝來謂爲自然利汝來怫然曰士君子終身饑寒猶不可以非道義取一介况懷綬於腰領祿於廩反憂以凍餒死而違心殖貨哉且雨不自天漚不自地

涑水縣志

卷八 藝文

何謂自然之利也若敢以此貨我杖之自此釐奸剔弊造士興學捫腹蕭然唯儲涑河一勺水而已鴉虎者鷹屬一曰鷹虎善以拳搏兔以行獵則盤旋空中伺兔將逸儻下擊之使滾塵輾轉人得從而射焉採而調之者曰鴉虎人所至仗威勢逕入民居室中逞其兇蹂躪萬狀涑甚患苦之一日哩克以鴉虎毆居民幾死汝來鎖其黨畢哩克至公堂大譟汝來曰是非上聞害不絕也儻棄我一官得爲民除害幸矣乃並鎖之復痛鞭之至夜故逸之知其歸必與大獄大獄興則上聞矣不三日果奉

旨逮汝來發吏兵刑三部質審其時劄司申訴者爲荷銀錢

掖行者荷衣被者饋飲食者徧西曹皆涑民也王者以擅
鎖職官聞請削籍我

聖祖仁皇帝居高聽卑無微不徹重離所照洞若觀火不避更
議竟子復職由是鴉虎人絕跡不復爲民害畿輔郡縣
皆賴之其復官也卽授新安舊志爲百姓歡呼載道簇擁
還涑後調繁新安非也此蓋涑人意計中事所夢想願望
而不再得者固至今猶惘惘矣歷官吏兵二部尙書晉階
宮保以勤勞卒於位

讚曰新安盛科第坊表比戶皆是邑董生某至新安曰是
地氣王乎汝來曰唯唯吾當指與足下觀之及夜巡與董
涑水縣志
卷八 藝文
士
偕望城中短檠紙閣相屬瑩然讀書聲達於四境笑謂董
此卽地氣矣遂相傳爲名言

劉緒久傳

黃梅教諭葉修贈興國

劉緒久字世綿晚號無思山人世籍容城自其父愛涑之
山水遂居焉山人少倜儻負經世才以太學高等謁選人
得江西廬陵丞丞雖負山人山人雅不負丞一惟盡職分
所當爲上官器其能屢攝劇邑其署萬安縣篆也尤著聲
將登薦牘適有市馬之役以山人生長幽燕命董其事馬
於南渡遭風浪淹斃幾盡上官廉其勤勞以公項填補勿
使償分文且免鐫秩而山人深自刻責絕意宦途遂拂衣

歸里時年未四十也於城東植榆數百株築園以居高下
曲折俱道自然之勝團瓢花石錯雜其間柴門茅徑不事
雕幾足不入城市而長者車轍恒多逃名而名歸之其謂
是歟結生壙於園之東建亭其前曰洗心而顏所居之堂
爲三夢日事吟咏于其中山人雖不事陶朱術而素饒於
貲時時周濟貧乏力行諸善果於通衢鑿二井以飲行路
建義塚一區於爽塏乾隆庚辰年八十三聰明矍鑠人多
以神仙目之余嘗叩以養生之方山人曰吾未嘗吐納導
引爲熊經鳥伸之功也雲笈參同契諸書雖聞一寓目不
甚求其解惟事息念靜坐覺有莫可名言之樂偶有先幾

億中祇默以自喻不堪持贈人嘗見同儕中有辟穀鍊氣
講求黃白者皆先我而沒故不願舍此而易彼也山人之
第九子健禮從予游因得時過榆園竊聞緒論皆深中道
窾如陶靖節於死生之際了了他可知已卽于是年夏無
疾而終余交山人雖晚而知之最深爰從涑人之請爲之
傳山人雖曾一仕未便以竹林山王例之故于其宦遊從
畧而惟預乎此流從山人志也昔坡公作方山子傳云精
悍之氣猶見眉宇而豈山中也哉山人雙瞳炯炯旣髦
而英銳逼人寧類林泉枯槁者抑又聞之從來經世人出
世亦爲仙然則山人其始仙去也夫

蘭應祿妻孫氏婁村人應祿家無錐立唯取給於負薪苦
無蔽體具氏乃間覆積草中以所衣衣其夫俾得出樵以
爲養母資歸則氏衣之以執炊爨掃除怡然色養里人已
難之無何夫死其子方七歲氏年亦纔二十五呼天搶地
絕而復甦者再其姑憐其少而子幼也語之曰汝夫在猶
窮以死今更何可恃其携汝子改適或猶爲蘭氏延一綫
乎氏泣曰姑何言我不死徒以老姑在孺子不能自成立
故也從此賃舂于隣紉針於月薪於山汲於井莢採於樹
蔬擷於野遺穗拾於田子道婦道以一窮婺備之血隨淚

涑水縣志

卷八

藝文

三

盡心與骨存憔悴鬢髻無復人狀如是者二年服闋其季
父孫子厚密謀奪氏志聘鰥在囊則諏吉則治裝則結諸
無賴人將劫氏登車則自往而送之門擘畫定待期而舉
摩挲囊橐私心躍躍自喜氏廉知之則理塵髻滌垢面結
鵲結簪著簪往哭於夫墓盡哀歸猶端詳作食食姑與子
隣媪知者皆謂氏有去志乃飯未訖而氏則投繯畢命矣
于時聞者皆爲流涕因具蹟上之官以彰風化會某知涑
事恐爲氏請季父將得罪事遂寢至今土人語及猶爲搯
腕蓋二十餘年如一日也

讚曰天地不可磨滅之氣鍾爲烈士而儒家婦亦能矢靡

他以報所天然而難矣若以弱質際窮遇既不得此之儒家左右或能成其志而視死如歸又不僅出於烈士一時之所激則難之難也夫山深谷邃雨橫風烈中有此卓然自立者而其名竟格于勢其子仍屈于傭何也然蘭孫氏之不沒亦豈藉此者哉

記

元文

創建縣署記

鄉貢士

張冲仁

古者蒞官臨民各有其所故民心易以感動而俗易以變革至於一邑之微莫不如是焉涑陽古爲土鄉後因巨水

涑水縣志

卷八

藝文

十四

洪大三遷至此縣治約三十餘畝內廳館廊廡百十餘間設令丞簿尉居民總爲六鄉至金時而人物繁夥公務雜還於是分爲兩縣今定興是也撥二鄉以隸焉貞祐金主播遷悉爲灰燼中統壬戌置縣轉官吏其間令宰相繼不知其幾類皆襲故蹈常畧不以公廳爲意者至元十年縣尹李公勤於吏治所有舊弊咸與維新一日公餘與同寮登縣治之舊址見其宏敞乃召耆老劉震楊春前大使李忠孝李讓鹽局官楊仲和等諭之曰縣衙舊址何廢至此僉曰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非庸庸者所及也公於

築興工西鄉居民助辦鈔四百餘貫置買木石再興創蓋

正廳門樓左右司房十五間先用掾吏祇從餘丁造作次有社長率領諸社居民助辦工力供給米糧幅輳而至公躬行勸督度量木植安置基址使工匠人吏莫敢或欺又於廳下手植槐數十株曰他日根蒂盤結綠陰交映俾後之來者及吏民休息其間豈非福地汝等今任一時之勞後享無窮之樂聞者皆感嘆鼓舞落成之日四民謀爲公壽功於石以與縣衙同不朽者遂命予爲誌云

明文

修儒學記

修撰

王

華餘姚

我皇明白膺寶歷一以孔子之道治天下凡府州縣各廟
泃水縣志

卷八

藝文

五

於其學嚴祀事又羣諸俊秀聯師儒之職以教之然其教之者孔子之道也道莫大於明人倫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而雍熙泰和之化率由是以成所關係大也則夫其廟與學興廢舉墜之責可不以爲先務而加之意乎易州泃水之有學尚矣天順間知縣咸寧李君森方蒞政謁廟以大成殿勿稱尊嚴瞻仰咨嗟乃協衆謀鳩工庀材而崇廣之殿宇旣成將建兩廡而君適以事去至成化初教諭餘姚張才復以明倫堂之庳隘敝陋也講習之餘經營調度節縮餐錢仍勸好義者得具所資構堂五楹甫就而君又以致仕去庚子歲青城李君由乙酉鄉進士授絳州學

博已而膺天曹妙選陞尹茲邑政通人和教養備至乃留
心於功之未叙者繪飾殿宇創立兩廡及櫺星戟門而東
西兩齋與諸生朝夕肄業之所墻垣戶牖悉完美如法煥
然一新肇工於乙巳年二月落城於丙午年九月措置有
方民不知勞邑中莫不懽欣鼓舞善君之爲感君之德歲
丁未諸生楊通劉繼先輩不遠數百里徵予文以紀其實
夫事功在人創始難必其成終而成終者實創始之所賴
也李張二君相繼創其始苟非李君續之以成其終則前
功盡隳夫吾儕得立身天地而異於萬物者伊誰之功孔
子之道也且人用所急布帛以禦寒菽粟以充飽而五教
涑水縣志

卷八 藝文

去

所以育我者豈直布帛菽粟之謂乎天地覆載昭之日月
滋之雨露鼓之風霆成之霜雪斯道運行萬事一揆其所
關係於天下國家之治化者大且重矣孔子之道秉彝之
心也無遠無近古今何嘗有間三君子爲世道計於廟於
學聳其觀瞻或創之始或成之終不約而同者亦秉彝之
心也一邑之人快覩君之成功喜躍不容自己者又豈外
於是心哉事功之興不能無廢後之君子以心感心能無
悠遠其圖而益光大之邪至於講明孔子之道使人人出
以濟時處以善身尤不能不致望於賢師生庶幾乎有以
副乎朝廷之意慰李君之心哉君名憲字述之宅心操行

端謹誠確施於政事率有條理故能知所先務如此云

鼓樓記

經筵講官兼修國史

張天瑞 清平

周禮韞人爲臯陶冒鼓必以啟蟄之日蓋以仲夏之月雷乃發聲鼓以象雷於以司晨昏警慵惰務興作降及後世斲木象韋仿曲罄折率取爲準無敢踰其制者然又必度之以樓者欲鼓聲舒長而遠聞也邇吾濟南長山于侯時佐宰涑水不期月政通人和百務修舉嘗偕寅儉巡行間有荒蕪瓦礫一阜歸然指而問之左右曰此鼓樓舊基也此問其始末則瞠乎無以對侯攬轡而慨嘆者久之且曰郎官出宰百責攸萃顧茲廢弛誰其任之卽嘿然籌畫燹

材鍛厲雲滃山積人不知其意向之何居也旣而勾乃衆工訖乃良利甫六浹旬而樓已成鼓已度矣計其費殆不下千緡人亦不知其所自出也於是同寅稱慶傾城聳觀咸歸其功于侯曰堂堂偉績惟我長官而侯復不自居曰凡皆吾民之力暨諸同寅贊成之美耳吾何有於時少尹聶君世安郤君汝霖判簿徐君潮宗蓮幕王君廷寶歡然舉杯屬侯作而曰今日之舉長官盛德也盍文以壽之無何謬介余爲之記時佐吾昔年畏友也文章政事之相筮一至於此哉夫事有可爲而不暇爲者拘於時可爲而不能爲拘於勢抑有可爲而不能爲者拘於才然以吾時佐

之才優於爲而復乘時之可爲以獲世周人以報時
易荒蕪而爲輪奐轉瓦礫而爲穹窿蕩旣往啟方來侯之
績信乎偉也遂書而俾刻之石侯名輔誦名泰河南鄭州
人郟名潤山西澤州人徐名海山西臨汾縣人王名瑛山
東棠邑人

重修十王廟記

大學士知制誥

徐階華亭

十王之名始於浮屠氏其曰秦廣楚江宋帝五官閻羅變
成泰山平等都市轉輪者十王之位號也乃其說則以爲
是十王者實掌人生死之籍人死則按其善惡而禍福之
上者升天堂次者生淨土下者入地獄其屬有判官有主

涑水縣志

卷八 藝文

者有吏兵其刑有劍樹刀山饑渴黑暗等獄雖其事隔幽
明不可究詰乃其意則欲懼人使不敢爲惡勉焉日趨於
善耳予聞邃古道隆化洽民淳俗厚不賞而自無不善不
罰而自不知爲惡及其後也非賞不足以勸非罰不足以
威於是司徒士師之官設而五服五刑之制日以益詳然
則治之有賞罰也是世道之衰也其後民僞實滋賞或可
以倖致而罰或可以苟免於是浮屠者出託之神明以爲
善惡之報爽於生前終必明於身後而十王之名立然則
假神道以設教是世道之又衰也然自佛入中國上自王
公貴人下及徒隸婦女尊禮崇信過於堯舜周孔使其說

災足憐人爲惡之心而反之友誼豈非世道之幸君子所
咨嗟而有取焉者乎涑水縣之北關故有十王廟歲久傾
圮嘉靖戊午春司禮監太監李公端始倡於衆捐金修葺
之踰年而畢役其袞冕笏履列於殿之上者嚴然威且武
其論斷之狀報應之由繪在兩廡者燦然明且備人望見
之聳然生畏心焉夫畏則思思則必改其故所習吾見涑
水之人將自茲日遠於惡而進於善也予旣爲世道幸又
念李公身居貴地其有祿賜不以供耳目之玩好飾其家
之宇而獨於是廟修焉其志存乎勸世是可嘉也遂不辭
而記其成

重修儒學記

修撰 羅洪先 吉水

嘉靖士戍廬陵羅許署涑水教諭至學宮屋不覆宇坐不
安席籬披級夷羊豕之跡交廡下言之郡守寅所嚴公嗟
曰是誠在我乃發羨帑若干邑令馮公復捐助之扶傾易
腐周垣四屬廟貌有翼士獲寧序來遊歌者相慶殊遭於
是訓導陝西曹良貴遼東周德昌以許受學於予在族爲
叔遣使索記答之曰修學之道有二有可耳目及者有不
可耳目及者耳目可及者外物也外物敝者外物能易之
不可及者羨帑之所不能支人力之所不能致蓋不可見
者也有司之於學也爲之宮寢門墉守常度而嚴奉之蓋

其職也誦詩書時課試執饋奠行乎倫理事物之中無敢
踰越士人之業也是職業也興廢舉墜人人咸可指據一
不至羣起譙之惟夫課試詩書有悟有背而饋奠倫理或
純或駁或謹或肆誠與僞萬有不齊不獨有司法令禁厲
固不相關卽處師友父子間莫能矯強此則存乎士人之
心耳目所不及矣心之自知明於耳目得其人固可告語
然未有惻然憫其蒙昧缺失而奮然力求興復卓然思置
身於無過之地此何說哉豈有司法令禁厲不關故得以
自遂歟亦必待人有難於數遇也自予閉戶有見於吾心
之微莫詳於詩書非入悟者不可以有言吾心之明莫切
於力行非立誠者不可以有進涑水故涑郡地其人多大
節慷慨急然諾而重信義必有同予心者因記修學言之
嗚呼其尙憮然於此否乎嚴名清紹興人馮名惟敏號海
浮出臨朐修學在壬戌秋中迄冬始罷

創建名宦鄉賢祠記

邑令唐治金壇

鄉賢名宦祠非古也後有作者禮以義起亦猶行古之道
也蓋自古聖人慮斯人之忘本至比於豺獾而弗若也故
制爲報本之典使凡有功德於世者皆得以廟食且使人
聞風而奮思所以樹德與功而日盪盪焉是祭祀之禮以
章往以勸來以扶世教淑人心其義深矣帝王皆隆之惟

我明興制度一新尤重視典故鄉有哲人邑有良吏惟其所
所在咸得建祠二百年間天下民風吏治颯然乎有隆古
風涑水東運畿甸北控山關爲國家重地宜示之以崇向
之意植之以觀望之準而此典不修豈義有所合時有所
禁生於斯宦於斯者無人耶余視築之次年以此儲才以
此鳩工度學宮儀門兩傍隙地左建屋三間以祀名宦右
建屋三間以祀鄉賢門後以垣中設以門制如專祠議以
春秋隨釋奠之祭用至是之名字也用木豆饗饈古質也用
雞魚羊豕薦尙土產也用濯尙臭也用洗尙潔也用跪拜
升降尙敬也議方向圖卜日奉神入祠而予乃以流言改
涑水縣志

官倉卒戒行有儒一生揖余而進曰數百年曠典今舉之
他日居鄉者視此以立德居官者視此以立功涑陽一變
而至道者侯啟之也安可無記與此祠相不朽先是余例
當入觀邑士盧君榮李君汝桂鄭生如璠孫生世崇來贖
予約可五六緡余却之不得辭曰待建兩祠時何如僉唯
唯而退及肇工果如數捐資以助不數月祠成姑此誌顛
末云

重修三義祠記

邑令

馮惟敏 臨朐

北地多建三義祠蜀漢君臣所由興也先主系出中山王
厥祖封涑縣陸城亭侯坐酎金失侯因家焉關雲長本字

壽長河東解人奔於涿張翼德范陽人先主於鄉里合徒
衆而雲長翼德爲之禦侮史稱其恩若兄弟寢則同床此
三義之名所由傳也而繼之曰稠人廣坐侍立終日則君
臣之大分固已嚴矣今之廟貌有並列而無卻坐在在皆
然吾知雲長翼德之靈弗妄也涿之舊祠建兩翼室左雲
長右翼德東西相向吾知爲神寧宇矣往予在縣瞻拜廟
貌以建翼室爲知禮竊謂偶坐者非士民始悟予言爲然
因請於子撤偶坐而繕翼室併祠宇一新之予許諾而未
敢輒舉也於時十年饑饉百廢相仍有其舉之寧無序乎
居閱歲首學宮次臺署次治廳次城池次郵舍樹渠因陋
涿水縣志

卷八

三

改飭凡稍集事適予以論調當行廢未舉者如故顧予已
許士民爲妄靈計又非淫祠等不可棄信於神人以去而
城無東門非制也候代之暇作東城樓櫓如制以其羨材
命近祠居民修祠而正位焉示以程度予遂歸山中後五
年復來視縣事行縣謁祠瞻仰一新而偶坐未變也翼室
亦整煥矣予曰雲長翼德之神其在是乎君臣之義如之
何其廢之乃降社階瞻拜焉史又稱先主知人待士有高
祖之風英雄之器而雲長翼德皆稱萬人敵爲世虎臣其
報效曹氏義釋嚴顏並有國士風若夫先主之教後王讀
漢書禮記閒暇歷觀諸子雲長之好左氏春秋翼德之作

刁斗銘筆法文字甚妙奇此學士大夫之事又非專尙於
威武者至其正大之氣光明之業照耀於天地之間而維
持綱常扶植世道萬古如一日固宜廟貌血食於無窮也
雲長封漢壽亭侯翼德封西鄉侯漢壽隸荊州武陵郡今
人不知漢壽爲封邑亭侯爲列爵而稱壽亭侯者失之矣
西鄉隸涿郡蓋荊州以分地涿郡以故土並得封建云修
祠於嘉靖甲子立石於是年庚午至是始刻修學碑以其
副材刻此記

D 重修城隍廟記

邑舉人 李廷陳

興事有紀所以崇今而啟後也涑城隍廟在邑良隅厥神

涑水縣志

卷八

藝文

三

威靈應若桴鼓載在舊石者歷歷可考然殿廡門坊雖自
董吳二侯以次創之而恢壯麗之規則至湯陰王公而
始備蓋治四年也歲久傾圮觀者嗟嘆嘉靖乙巳邑人
趙定修兩廡餘仍陋焉歲己酉廷陳濫薦賢書先君欣然
往禱願以所得坊金爲重修倡至癸丑遂約鄉之耆雋郭
君景榮暨姪錦衣戶侯暄及壽張蓮幕董公大經輩各捐
已貲自正殿寢殿以及門廡坊牌摧者易之以堅卑者增
之以高漫漶者圖之以新廟貌尊嚴金碧輝煌煥然奪目
視昔之功倍焉督役賢勞主君璞偕住持孫悟仙謀於陳
日以一邑祈福之境而成於諸賢從義之美安可無辭以

垂於後然陳方以事弗如志先君且逝用是愧感不能執筆者累年隆慶紀元陳將仕矣往持復申前約乃援筆以次其事嗚呼有天地則有山川有山川則有鬼神我明立國淫祠釐革而城隍之建獨先焉者豈非以神人一道所以翊元化庇兆民安社稷幽贊之功有出於高城深池之外者乎維今祠宇穆清靈神攸安斯民恭敬之餘所以默消奸頑涵育正氣以興孝弟忠信之行俾成禮義廉耻之風至於陰陽和風雨時疾厲不作杜外侮於弗臨國祚將猶賴也豈徒涑民之蒙其休哉

重修八蜡廟記

邑廩生

董德新

涑水縣志

卷八 藝文

三

夫蜡之祭也其來遠矣考之記自伊耆氏爲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神有八先嗇一神農也司嗇二上古后稷之官也農三古田峻有功於民者也郵表畷四田官督約民事之所猶虎五迎貓爲其食田鼠迎虎爲其食田豕也坊六坊隄蓄水亦以障水水庸七庸溝受水亦以洩水昆蟲八昆蟲害苗乞勿作是聖人主先嗇報司嗇饗農報神之有功者然亦必及於物蓋仁之至義之盡也涑水治南里許一邱巋然獨峙上有八蜡神廟規址卑狹莫詳創建之所自舊祭於五月五日後邑宰請此刊我稼穡神也請於上官每歲春秋致祭與西華二

壇並焉隨載縣經費錄內夫古以十二月今易以春秋亦
自祈報之義起之也丁亥歲春夏亢旱蝗出邑侯河南賈
公敬爲文以祭不三日星俱死雖旱不爲災邑民傳應元
等感侯之誠與神之應也如此而廟貌弗稱非民薄乎遂
合衆施財撤舊基創瓦室三間視舊加恢宏焉中塑八蜡
像傍列侍從二觀者肅然燭是邑宰春秋祭臨與涑民焚
祀者蓋益虔也神於冥冥之中必益效其靈利苗之生驅
苗之害俾田間美利日爲之充盈也已是舉也固邑民崇
正神之意非我侯格神於先以感之而亦焉能有此哉事
竣應元等伐石可子爲記予嘉正舉不辭復述禮記祝詞

涑水縣志

卷八 藝文

三

於后詞曰土返其宅水歸其壑昆蟲勿作草木歸其澤

吳侯修儒學記

教諭 王 信 趙州

涑水古燕國畿內邑也被召公之教最先至今民務農桑
士習詩書質朴無尚僥倖蓋猶有上世之遺云有學一區
創自元朝屋卑且陋入我明而規制大備士業於中者代
著聞人惟歲久累葺累圯見者輒嘆焉萬歷戊戌侯始至
首謁孔子見宇舍榛萎俎豆勿戒大惶懼靡寧遂謀修學
檢得帑羨若干復捐俸以助乃先聖廟次兩廡次明倫堂
齋池臺門坊爰及亭祠各以次舉規度良而鬻舍壯士皆
懽喜道說以得遊其門爲樂一時直指趙公觀察江公以

按部至瞻仰之下驚目快心稱非賢師帥不能焉乃侯不
居其美益力厥事辨方定位建奎樓於興城以當乾陽開
闢東門覆以層甍使青龍隆起匪直忠於報祀且厚望多
士翊振文風我侯造士之心苦而厥功大矣多士承斯嘉
際其感發興起居 德業出展謨猷俾 聖奎震益增而
重焉庶不負我侯修飭創建之本意也巳乃遂記之以詔
游於校者計工自萬歷戊戌夏五月經始至庚子秋九月
落成侯名從衆號中齋陝西匡原人

山川壇記

邑令 許世貴 洛陽

禮諸侯祭境內山川以及於風雲雷雨者所謂法施於民

涑水縣志

卷八 藝文

則祀之也邑城南隅舊有山川壇壇舊有祭厨歲久圯廢
故有司進旅其地者率於荆茨草萊中莽蒼拜伏苟且以
祈竣事至遇烈風淫雨不成禮而退者有之幾於息且褻
矣如此卽有神弗靈有靈弗歆也雖榮而祀之亦奚福之
爲余於壇上置屋三間前建大門一間築墻若干堵環之
命門卒典司扁鑰俾其遇祭則啟祭巳則閉蓋不使塵壤
雜遘其內且於肅將昭事之心亦有所寓耳幸後之同志
耆相沿而勿墜也

邑厲壇記

邑令 許世貴 洛陽

祭禮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故諸侯有八厲

大夫有族厲今亦有厲壇蓋公族之遺也陳臺址在邑城
北隅舊有壇而無宇且雜於闕廢臺址之間時爲耕牧豎
兒旦暮之所踐蹂也蓋不惟殤厲之靈無所憑藉其於國
之祀事亦弛且廢矣余於舊址處旣壘其土以爲壇臺之
上建屋屋之前爲門其周匝四圍則封以牆以爲靈爽精
魄所止宿之地且以臺有司修先報功之具耳所願後之
蒞政者有基無廢而已

創立涑水題名碑記

邑令 許世貴 涑陽

上谷郡易之涑水幅員雖不甚廣然以錯居漁陽紫荊關
又去京不二百里遙加之而臺之巡防屯牧關饒之駐節
涑水縣志

卷八 藝文

七

監帥之往來以治纓弁貂裘之絡繹是亦西南一重地云
往國初時除前設外仍副一丞簿董之彼其時英碩蟬聯
才幹鱗集中如李咸寧之公十王湯陰之耿介路安邑之
清慎李青城之端謹以追張巡津之豁達大度也而績著
高榆林之嚴明執法也而聲稱其他史逸其名氏者不可
勝數矧爵里履歷云哉辛丑秋余謬以賢書末品邀上除
分符是邑至則邑蒼赤以災稜困者十九以兵饗困者十
三以芻牧困者十五以摧採驛困者亦不下十之七八
試溯往詰以拯昏墊庶舊蹟以開時漸則於然無則可尋
蓋知題名之關係鉅且重也余八賈無也言與垣內相休

息民始稍稍甦而卽於安於是謀之署教諭同袍黃梅熊
公華國丞若暮李子春等劉子登與夫大夫士之長年鄉
耆野叟老吏之傳聞采而輯之上曰洪正下暨今上萬萬
鼎盛之治濟濟輩出之賢共若干人命工鑄之石以告來
者復餘其空以爲續登者之地夫前人不以告後而我顧
必告來無乃彰前人之失而雅幾傷乎乃余非無說以處
此大凡人之砥礪好修天挺固多其得之觀感興起亦復
不少故陳圖列史帝王事哉而循名責實更卿大夫思齊
自省之一大機括也名題矣而實浮於名則有定論名浮
於實則有定論誰毀誰譽信之我我知我罪聽之人若曰

涿水縣志

卷八 藝文

三

掛一漏萬余將編附於闕文之史矣觀者其謂之何

新建文昌祠記

侍講

王毓宗 眉山

夫化成天下藉於人文經術十蘊懷琬琰卽皆見精於天
列次緯象蓋北斗魁前六星是曰文昌天府文士系籍焉
典是籍者相傳爲帝君張氏本以周初感張翼二宿下生
而檄海使乘白驪人居洞府則於晉太康時其前後幽明
示現之跡與載化書中帝君之靈親授之歷世扶翊儒
教功行聲聞故天帝以其精異異司之其精靈之輝往往
發寤寘報或求科名以夢 瞬如嚮而帝德好生又求嗣續
者禱焉並得所願自唐宋 迄今祠者徧天下矣蜀梓潼縣

其發祥之所靈徵尤著故俗又稱梓潼 帝君云今都城
東南隅亦有文昌祠夢符與梓潼競爽而郡國學宮祠之
則興學右文於義爲允涑畿輔近邑也柳侯雅意任人釋
菜先師顧瞻徘徊文昌之祠闕焉乃進諸博士弟子勉以
忠孝慈仁之旨因爲語文昌報應諸博士弟子翕然敬信
則請帑羨建祠其傍侯曰創作而費官帑耗不虞之備非
便則又請於邑士民令慕義者醵金百而輸一於衆不損
而合之勝事可成也侯曰毋庸以乃邑分在畿甸文明之
未暢不佞責也念無德於爾有不腆之俸且爲若蠲之以
崇廟貌邀靈貺焉於是建白郡守武公張公監司劉公解
涑水縣志

卷八 藝文

五

公兩臺使咸報可遂以萬歷四十年九月二十七日經始
而落成於四十一年七月十二日蓋侯拮据拊摩三年於
此種種善政風清襟袖是役也一椽一甍一匠傭募值悉
取諸嗷嗷之橐而邑人士所爲酬侯戴星之勞鳴琴之教
者直飲以涑之水而已工旣成貽書徵文勒石且曰世所
傳文昌化書儒者或然或否乃嘉定密邇於梓潼靈符不
僭所見聞可知也茲欲揚神休烈以詔多士庶幾神式憑
只人文其有興乎是在太史公一言矣予以爲抱珠握玉
春雲生紙色花吐筆披之夢而藻揆天庭乎神之靈可乞
也柳汁染袍紗籠護牙宰之冥默商楫周楨繩緝輩出乎

神之貺可邀也何者精華之緘有必洩自神不欲留而鍾文顯俊贊佑化成自神職也若夫天下有至文焉經緯天地乃在身心而肇於倫紀未有質行虧毀孝弟無可爾能作忠作順者自文德衰去務華絕根本國家遂不得文士之用世羣指日以相詬厲此則在士所自處而神第能以戩穀疾威隨之耳夫帝君之監也察矣彼其聰明正直寧有私眷吾故願多士體侯之意而凜神明於暗室也忠孝慈仁是式是儀而以身行爲禱祀也夫神道幽藐乎凡識九十七化之事愚何敢私議焉要其貞淫禍福先幾以悚人心而易其慮則有功吾道而補王法之漏洩宏鉅矣

涑水縣志

卷八 藝文

三

且夫六經之文不昌於夫子乎乃庸德之行律度象爻可得而聞焉而卻萊兵誅少正卯墮三都厥靈何濯濯也春秋褒貶見諸行事深切著明有如帝君之報人禍福者儻所謂春秋之志乎非也柳公潔操淳化民旣懷矣士旣到矣而又悚之以神祈之以祐繼自今第以科名盛乎予猶謂其徒作神羞未慊侯意必有端人杰士德業與三光並朗者起而棟國傳家相望不絕而後乃拜神之靈且旣耳夫天下祠文昌帝君者皆起信於梓潼之靈爽而涑水之祠肇自柳侯適爲梓潼人機緣之會際良有數哉是涑邑文明之兆也

文昌祠記

邑令 柳白卿 輯

夫士家修廷獻不出文行兩者而行尤重故飾羔雁工盤
悅不過媒榮獵廡之具而惇本實崇躬修乃立身維世之
根脫行之不藻而藻於文無論務華絕根卽炙穀雕龍於
身世無當焉用文之譬植木者批其根縱枝葉扶疎且暮
且萎爾矣又矧乎剽竊章句漫漶旨宗并其文而大壞極
敝也有實學實行者未始不爲文士不文之文乃至文至
文生於闇闇獨知也其要在謹獨獨中自有文昌指示森
羅臨陟孔昭不欺於獨卽不爽於神而神且默相乃世傳
文昌帝君以積功累行隸天曹桂籍凡士鄉舉里選祿秩
涑水縣志

卷八 藝文

三

爵封皆於神乎掌握而神之降鑒則先行後文云卿家世
梓潼爲 帝君發祥之地其山曰七曲水曰九曲連劍嶺
而撐參宮合巴桀而通夔巫鳳穴龍潭紫霞玉樹岷峨之
嶙峋河漢之繞折無以過乃其殿闕輝煌威爽赫奕祈必
應嚮必荅琦歟盛哉鄉鄙齟齬讀書山中誦 帝君之格言
如戒士敬士等文凜凜垂世至敦孝竭忠友愛惠仁則又
吾夫子六經之旨嗣領鄉薦筮仕蒲庠蒲之學宮亦有祠
宇乃於歲時瞻禮及奉命涑水文昌祠缺焉慨然曰以神
天下文衡寓內率象而祠之胡獨靳於此議鼎創上當路
咸曰可旋卜地學宮西隅坤方坤厚德也於畫爲文取德

厚光流黃中暢發之義於是捐俸創祠正殿後寢皆備每歲春秋丁祭隨設豕羊帛品祭焉詳定供應若干永爲例又捐俸買田二十四畝爲守祠者管鑰資歲積其餘以爲補葺是役也不事募化不費物力儵忽告成深諸士所稱然喜肅肅然興也余因語諸士曰惟神由周迄晉累世忠孝一十七代爲士大夫未嘗虐民酷吏張翼之宿鍾誕於宣孝友之稱咏叶於雅如化書所論者墮五丁顯八公北郭子長挾彈毓麟蘇氏玉環誕軾轍名賢之後云云此其說不經見豈幻乎萬物之精上爲列宿明則人幽則神說之箕尾白之長庚有然也文昌之爲梓潼帝君也誰曰不

涑水縣志

卷八 藝文

三

然諸士曰唯唯余又因語諸士曰聖門以德行首文學以顏閔先游夏若文昌帝君肅忠孝之綱常堅斯文之羽翼有功於聖門不眇願諸生以誦法孔子者尸祝文昌可乎諸士曰唯唯戒士子文曰取士不止一端陰功孝行爲上又曰毋言暗室可欺毋道明庭不畏務返幽古之淳樸毋流末俗之偷薄高才苦學遂志耐勞諸訓迪者悉且有赫願諸士儼對越而相砥礪可乎諸士曰唯唯於戲神明非遙相在爾室獨知其嚴至文在茲英賢輩出永奠邦基諸士勉乎哉勿負余立祠意也于時縣貳劉君應春董其事而後先協助則學博全川馬君鳴陽武清張君守緒冀州

劉君居禮涿州王君用子玉田王君乾驛幕端安徐君伯
達成勳焉繼今增飾固陋勿令傾圮俾血食與孔廟並
不朽余深有望於後之茲茲土者

桂侯築城記

翰林院侍讀

倪元璐

古之稱循績者大率家事視國家孺視民故繭絲惻于念
膏保障悉於慮始不傳舍一官焉既有才其德之足以飭
務親民而尤其體國銷萌忠誠以自勵也國家咸得若人
而與之常規疏附變商干櫓寧患氛氣之不靖哉近來降
割彼蒼潢稜蟻結民忘親長之思良以爲之父母者疾不
摩痛慮不徙薪無事則敲朴以奉上有事則束手而讓能

虎冠燕處國事奚賴涿侯桂君蜀之巴郡人也茲茲孱邑
政務輯和治崇簡質化被教長民懷士懌於治事之初年
觀涿城頽蕪慨然念之以爲事不先圖無以應猝因卽前
任袁侯方加之簣而鳩工焉培替以崇易土以甃版插躬
親角巾率作甫一載而工不告倦民不告勞向日之圯垣
猥堞已巍然百雉之雄矣當侯有事於茲役也念斥帑則
病國藉助則病民其城之始基在袁侯者不過十之一二
其終費蓋不下四千六百金而闔邑之捐助者才得四十
之一餘惡乎措之計侯當日所用工役止鄉兵五百仍日
給以工之直於民固毫無擾也至一切費用除助金外則

昔侯捐俸輸贖痛自刻苦未嘗一那借正餉晨宵籌畫運
城之屬然者成而侯之心力與衆俱罄可知也且置火器
勵兵械練鄉勇議保甲日與士紳嚴爲守備乃城甫竣而
適戎馬突至金湯卒無恙也肆今被福者頌其德仰其才
抑知侯實以一片忠誠於未然圖之有永寧直一官傳
舍者比哉異日者涑之黎獲以保聚涑之衿獲以誦絃涑
之薦紳獲以懸車而居息即使變興不測而旅樂其途寇
畏其界誰謂侯之功不與涑俱永耶其時馮翊大吏累上
其功於主爵不佞亦得廁聞一二而其門下生章又新又
辱不佞一日之雅爲索言以紀績不佞因欣然揆筆曰城
涑水縣志

卷八

藝文

書

之績非余言之所能紀也侯之功非余言之所能榮也榮
侯者存國家之蒲輪在紀侯者有涑陽之口碑在
國朝文

重修學宮記

邑令

許 書 歙縣

馨宗之祭其來尙矣自洙泗之教大行歷世尊崇規制愈
備 昭代聿興溥海內外咸沐浴文教而修理學宮時見
於啟事於以仰見 皇上崇重之至意廣厲之 模蓋
甚盛舉也余承乏涑邑始至日祇謁文廟周覽殿廡多就
傾圮無以肅觀瞻而虔奔走悚然念之曰此非長吏責乎
夫聽獄獻賦之事繼獻詩琴之節洗甲懸壺之儀今雖不

盡規古制而朝廷所以尊嚴而崇奉嘉與海內士紳其
遵守之者豈具文而已蓋以示意嚮之所在也上之功令
必有所寄而後鼓舞之術神下之耳目必有所感而後進
修之業起戟門泮池之具設宮殿廊廡之別備物也而志
存焉使述孔業於庖廡之間置鼓鐘於荒穢之域則志氣
之所奮動者亦可知也會城垣坍塌藩籬不飭物力凋疲
之餘百方拮据勉爲無米之炊旬月之間百雉完繕既有
以固圉矣乃始議修築學宮首先捐俸以倡暨僚屬之協
恭顧不足以集事也而鄉之士大夫庠之後秀及在朝
之名碩咸有所助雖豐嗇不齊而會計粗足乃聚木石購
陶甃修其傾圯飾其奐輪自大成殿以及兩廡始復上棟
下宇之制戟門泮池榛莽咸闢經始於戊戌之秋落成於
庚子之夏凡三閱歲而竣工於是春秋之俎豆朔望之講
習克以成禮而不至鞠爲茂草之嘆也余雖勉竭心力支
吾於襟肘之間不憚時黜舉廢亦職分所宜爾而僚屬之
同心紳士之亟來朝野之嚮應是皆一聖天子風動之所
被而化成俗美之一端也敢不備識之涑雖編卜士樸民
淳何不可以絃歌爲理非口能之實有志焉願與諸士人
共勉之

△重修文廟泮池記

儒學訓導

徐景雲

營平

邑門學以羣士也學何泮以羣士於其中而游焉泳焉相
觀於成章而達也則泮之有關於學與有神於士綦重矣
泮舊有泮在櫺星門外濶不過數武容僅可數勺因循固
陋多歷年所俟下車首謁 聖廟顧瞻廟貌頽敝者什九
槍然久之及巡泮則曰此非制也况狹淺乎狹則不能受
大淺則無以潤物無怪乎科目寥寥也屬初政方殷未暇
猝營乃積三歲所入之俸餘出以示諸生日藉此可稍完
矣康熙十三年七月初八日興工鑿池於櫺星門內闊寬
約十丈深一丈餘環墻用石甃以灰灌之底加沙灰春尺
許堅厚重固蓄水可不漏也中建橋一座雕石爲欄備極

涑水縣志

卷八

藝文

三

華麗櫺星門亦加崇峻丹椽彩柱一望煥然泮之東門額
曰東璧西門額曰西垣樹大照墻於門外表曰太和元氣
左右高樹木柵有門朔望日始開以防民畜作踐圍墻自
櫺星門左右起至啟聖祠止其祠之兩廡僅剩零瓦殘椽
茲槩鼎新之先賢木主朽蠹者咸易飾一切祭器俱創置
以備用斯舉也規模濶大氣象宏敞視昔之固陋頽敝者
無不整飭完美是皆侯殫心力之經營又自捐囊橐民之
財力不傷卽有捐助一二亦一狐之腋聊襄厥事耳告成
後諸生欲聞之當道侯曰予之爲是舉也樂與羣士游焉
泳焉相觀於成章而達也豈邀名乎此誠古君子之用心

始非今人所能及者侯之美政嘉績亦何武居無赫赫名去後令人思其意實深以長也故觀侯於冥止之日敬慎威儀載色載笑匪怒伊教而濟濟多士從公於邁咸期克廣德心以副侯之望成侯之功者說在魯頌思樂之章矣是爲記侯廣東潮州府饒平縣人姓陸氏名辰箴字三思號獻可

重修金山龍王廟潭記

邑令 陸辰箴 饒平

嘗讀柳傳有云老僧講經一叟竊聽問之曰某此山之龍也歲旱偷閒潛此僧曰能救旱乎曰玉帝封江湖有水不得用僧曰此硯水可用乎遂吸去一夕雨悉黑水予疑其

涑水縣志

卷八 藝文

三

誕也未信以爲然涑邑北有金山山上有寺自唐來也樹木茂鬱殿閣崇闕儼一巨觀寺旁怪石崛突若龍蟠而露首瓜也石下有潭春不溢冬不涸相傳以爲龍潛於其內號曰聖水每逢歲旱鄉人禱之以繩繫瓶下求入三分水則三分雨七分水則七分雨分毫不爽從未有至十分者嘗建廟塑像以表靈應閱歲久廟圯而像朽矣茲夏六月不雨苗焦農苦予亦心惻鄉人告予曰禱聖水可得雨予於是齋戒沐浴階僚屬耆老步禱於山如法求之得水十分歸來太雨三日予始信柳傳所載之匪誣也龍能救旱尚矯上帝之詔一硯水變化無窮况泉湧地中氣自通

天上安有禱之而不應乎廟圯像朽非煥然新之不可乃捐俸重建並募之闔邑共襄厥事龍潭上蓋一亭四面塑龍圍繞備極輝煌亭面額曰一天水俾後人知茲山有龍逢歲旱可勿愴也然非誠敬之至亦安能致之

社學記

邑令譚 鎔 遼東

己未之秋予奉簡書來宰是邑視其疆地隘而土磽觀其風民愿而俗樸蓋彈丸中椎魯之區也閱數月集士而課之其所爲文率多俚鄙而邑之子弟求其能事詩書識禮樂者蓋寥寥無幾焉噫陋甚矣父老爲予言曰涑當三經圈佔之後哀鴻未集蘋尾猶驚無力者旣謀生之不給涑水縣志

卷八 藝文

美

有志者亦修脯之無從安所得明師良友者而執經問難之也予聞而愴然者久之夫京畿首善之地也四方人文咸所取則涑密邇京師而使燕趙多才之地竟等於遐荒僻壤不解文物始以艱於力而廢學後必至於不知學而無所用其力秀者流爲樸樸者流爲野涑之人幾何其不得爲野人也乎夫地廣大荒而不治士之辱也矧茲閩閩失教野鄙成風官斯土者坐視其無力而不爲之所不將負朝廷而羞當世乎予用是捐俸購地鳩工庀材創建社學置立社田以爲每歲修脯之用其詳開列於後歲延名師董教聽邑中俊秀有志者詣之就學敦詩說禮

之餘予知其必有樂乎此者也予豈敢以化民成俗自矜乎亦曰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庶幾有其地而使
之知所用力也雖然父兄之教不先則子弟之率不謹予
實不敏鼓厲不前後之來宰是邦者時過茲地焉其謀作
儆其怠荒時命胥吏葺其墮圯稽其籽粒俾此數椽要於
久遠而且匡予之未逮補前之闕畧會見人文炳蔚久道
化成是社學之設予雖勞乎其先也予且瞠乎其後矣是
爲序

重修文昌祠記

邑令 王 治 樂山

涑水文昌祠自前明邑侯柳公始蓋萬歷四十年也方是

涑水縣志

卷八 藝文

三

時先伯曾祖侍講學士毓宗公爲之序其道帝君本末及
禍福之說甚詳涑人至今誦之歷百四十餘年傾圮剝落
不堪復祀余蒞任之四年諸務甫就緒始與邑士紳謀所
以新之捐貲鳩工不數月而竣裸將之次咸相與請曰是
不可無記而以屬余余惟帝君舊傳吾鄉梓潼張氏本以
孝友見頌於風雅遂得隸天府典文衡黜陟天下世所傳
化書儒者或不道至若垂誠數千言皆足以震醒愚瞶故
世爭凜之不敢廢余亦時時爲人稱說蓋士苟以是爲心
雖馴致聖賢無難豈第兢兢於應感問哉且夫應感之說
亦聖賢之所不諱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書曰作善降

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士方湖文詞騁浮夸思以掇巍科顯當世而或至行無聞大本多缺卽倖而有獲亦朝榮夕落其不見黜於帝君者未之有也然則余與諸士紳所以重修是祠之意亦可知矣抑是役也柳君創之先伯曾祖序之而余復重修之是真有數存乎因於祠前建惜字爐一座置字簍四十餘月朔化之並設措五十金付監修生員鄭澤錢士然耿培基陳珂現謀生息將來或可置地數十畝以爲不時補葺之需柳子有言誰爲後來者當與此心期矣

重修十王廟神像記

黃梅教諭

葉修贈 興國

涑水縣志

卷八 藝文

罕

刑也者所以輔政之不逮聖人不得已而作也氣運日降民僞日滋匿情譎行逃於文網之外而爲笞杖刀鋸之所不得加五服五宅之所不得拘者不可數計於是二氏之徒冥報之說起設爲像教擴之爲七十二司剉燒春磨猛獸毒蛇刀山湯鑊種種慘傷酷烈之刑使見者生怖凡以警愚頑於目前懲奸回於身後以輔國法之不逮彼猾者其庶有豸乎其流之弊雖甚而原其初亦未嘗非救世化俗之苦心故地獄變相在在有之非功令所屏絕魏勺庭論之詳矣涑之閭王廟在北門外地勢博大殿宇閎深像設亦極備年深屋老朽蠹歛傾見者不惟無畏怖心反哀

憐之訕笑之甚且作諸無賴以婦身之像復何教哉或丁
丑有行者自南來以一蒲團跌坐其開發慈悲心結冷落
緣誓作窮功德至苦行廣募誠切動人一年而垣墻固二
年而門戶立三年而廊宇成雖骨骼未冠未遽還其故物
而靈爽有棲鬼神之氣已焄蒿鬱勃隱躍於意象之表迄
於今蓋四年矣骨者肉之斷者續之陪者起之躲者衣之
跣者履之禿者冠之面如璫者鬚眉之削無色者氣焰之
則見夫俯則若詰仰則若答怒則若呵畏則若懼指則若
使諾則若傳訴則若泣抗則若辨贖則若証類則若服秉
筆則若判對簿則若校用刑者舉手足悍驚若有力服刑
涑水縣志

卷八

藝文

者切肌膚痛楚若有聲旁立者或拍手則若快或張吻則
若詫或合掌則若憐待死者或側聽則隱隱若驚或睨視
則惴惴若愁或知斷無生理遂伏地奄奄無復人色而一
二強梁者或且鸞視狼顧將掣柙械急急若欲逃故七十
二司中正坐側立跪起趨踰徇僂仰摩肩摩背者皆有
色有態有氣息神理無一士偶人一時習者無賢愚老幼
婦孺僧俗不敢譁不敢笑不敢警欬唯聞曳履聲吱吱擦
捺次第巡廊低徊審視注目者思撫心者悔額手者勉嚙
指者懼點頭默默者心數生平所知識老奸巨猾如某某
稔惡人行將至此無復能施或皮肉面頰爲三歎息是皆

諸變相有以發其恐懼修省之心予曰鬼神之爲德也其盛矣乎雖過此以往未之或知然在瞻仰之下真不待教而善可以刑措不用也已行者河間人未視髮故無法號姓李氏故人呼爲李道以道稱釋今人譌訛乃適有與古合者

重修城南門翼雲樓記

邑貢生

錢士然

御極之元年涑城以帑金重修其樓之建則父老鮮能舉其代者人憚於補葺物朽於歲時固然無足怪然瓦不受雨椽不任風剝落傾頽之狀至爲出入斯門者懼蓋匪僅無以壯形勝肅觀瞻已也邑侯方公下車初例得巡視

涑水縣志

卷八

藝文

記

卽謀欲新之而計無從出日輸貲則尺布斗粟能無派累責役則輸糶拋鋤又將害耕邑小差繁余方欲舉興除而次第之乃遲以此重煩吾民也休息之謂何爰禁游閒謹勸課均徭役厚積儲正俗明禮事事與民更始雨偶愆期則徒步露頂爲民請命已卯秋山後五社以霜早受歉侯捐谷五百石就適中之地分設粥廠以贍貧乏又製衣二百領酌給之全活者不可勝計西關舊有涑陽書院以租薄幾成具文侯割廉入聘名宿爲諸生師公暇則親詣講堂注經評文不辭勞瘁每日郭隗祖述而下代有聞人山川之秀發素矣何至今一第爲艱也庚辰夏捐俸修城東

之魁星閣爲文治光嗣復檢公橐得四百餘金遂進士然
等論之曰城南門樓今可以無事他籌矣乃以本年三月
興工落成於五月尺椽寸瓦不取給於士庶而角巾率作
指示犁然登斯樓也畫棟凌虛雕牕吞遠佳山送翠好水
迴瀾魏乎煥乎洵爲三輔之望侯因顏之曰翼雲豈徒狀
其高三云爾哉吾聞鯤化爲鵬翼若垂天之雲其徙南溟一
舉九萬里蕞爾涑自得侯以後歲事之成民氣之固士習
之振亦旣隆隆有起色矣今且進農而士進士而秀矯首
雲衢策名天府爲 國家有用才此涑之兆也侯之志也
斯樓其不朽矣南門外舊有橋堙塞日久侯曰是咽喉也
涑水縣志

卷八 藝文

望

利於開則開之雲溪山俗名磨盤爲縣之鎮往有人掘井
於其上侯曰是隨海也利於實則實之培元氣罔清機苦
心厚望靡所不悉均與斯樓有默相維繫者不可不志侯
言立經字綜南號錦川湖北興國州人以選拔貢成均乾
隆甲子舉於京兆闈丙子年蒞於涑

絃歌祠記

邑令

方立經

興國

民於長吏稱之曰父母尊之也抑親之也國矣然實仰望
深而責之備之辭也何以言之父母之於子也饑則進之
食寒則被之衣裳則啟之教疴癢則爲之噢咻而撫摩一
切發名成業資生保世之具不待其啼號告憐而慮無不

周力無不盡傳曰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其恩勤也如是故逮事則左右承順之不以事則對豆尸祝之情之真義之當也吏之於民生各其地人各其姓先後代嬗最久者不過十年而何以亦曰父母何以既去之後猶見思思之不已相與解囊橐揮汗血設門寢唐階紀其鄉里姓字於座上壽之以酒醴薦之以雞豚侑之以鐘鼓不翅奉其所自出如此其不能忘也必非無所作爲而致其情者已余官涑之六年與邑士民以拙樸相安訟庭多暇因取涑志重訂之見前令之有祠者唯譚公獨存考其政蹟如唐公治之直節不撓戈公用泰之輕刑緩賦柳公白卿之化

涑水縣志

卷八

藝文

四

格人心尙矣而興利垂久則有陸公屐箴忘身爲民則有李公峴壽請除弊政不畏強禦則有廖公之諒甘公汝來紀者於冊頌者於口鑿鑿未泯他若徐公植之莅涑則我國家初鼎定時也殘破之餘其難爲治可知志乘雖缺然而能使瘡痍未復之民爲之立祠倘非好所好惡所惡實盡乎父母之實而不媿乎其名民豈能以其報父母者報之哉嗟乎歷時久遠兵燹之所殘風雨之所蝕勢難一一重起而新之然俎豆尸祝之念耿耿乎其猶未嘗改也夫古之思其人者尙愛其樹今乃至不保其祠民將何以爲情而吏亦何以爲心爰按志所載唐公戈公柳公先後列祀

名宦無庸贅設餘皆具牌詎吉送之禮公祠中以次爲位
備牲醴率同官及邑紳士禮其神而妥之俾食德之民歲
時伏臘斗酒雞豚得以稍申父母之戴於義庶無闕焉其
額以絃歌者諸公學道愛人之雅化淵源畧同而地又近
在書院之右晦明風雨彈琴鼓歌則皆其流風餘韻也涑
亦武城哉

重修北城記

邑令 方立經 興國

涑城易土以磚自明季始至我

朝乾隆元年前令張公鑑復奉文而加葺焉辛巳春南門城樓
以歲久傾圮予檢公橐得四百餘金重繕之是夏陰雨連

涑水縣志

卷八 藝文

三

旬土鬆地軟北門東西基壞而券堞齊坍門上古屋三楹
隨勢欹折遂不可支予每履其地察其形籌其役竊見夫
義有不獲辭者匪獨爲彈丸重職守也城下有壕壕壅水
激而流不能安門外有廟廟破貌殘而靈不能妥况城之
上舊故無樓離高坎低大爲形家之忌叢爾涑素稱殷庶
邇來漸落弦誦之家久艱一第未始不緣於此予有事於
城南工方竣而北復見告天或者其將啟涑乎爰命匠庇
材次第而經營之於時邑紳士好義諸君走相告曰是爲
吾涑謀保聚也培氣脉也議帑則估勸有所不敢糜捐僭
剽廉囊有所不能遍慮始者難仍堊者固吾屬其將安然

而讓未遑乎遂各踴躍輸助敦請邑明經錢君士然邑廩
翼君循董其役曾涿郡奉

天子命重修永濟橋予以

檄往督辦不獲偕諸君親執鼙鼓比及回署而券堞整嚴
屹然稱巨鎮焉其視昔有加者城樓則高聳也真武廟則
巍煥也壕岍疊石南北共長若干丈高稱之爲水道三受
城內外之水注之壕通門以橋環橋以墻其水自塔岡而
來者引之西南入壕使不爲城北居民患復於西北壕中
築橫渠以分其勢令流小歸南大則稍入於北而總匯諸
東以注之河是役也共費若干金肇工於辛巳之十月至
涑水縣志

卷八 藝文

巽

壬午夏又五月而畢事焉周遭四顧風景增妍氣機之動
殆有發於前人之所不及謀而通於後人之所不自知者
乃不揣固陋詳其端末礱石以登好義之銜異日者覽殷
庶而揚靈傑咸知功有所自予亦樂得藉手以告厥成云
爾是爲記

重修涑水東關三義廟記

邑令 方立經 典國

涑邑東關有廟曰三義祀漢昭烈帝神勇侯桓侯傳唐時
建老槐擎於階大可百圍垂蔭數畝豁其腹中容一筵霜
皮溜雨虬幹摩霄望之童童如樓桑車蓋志中所詠三義
古槐者是也廟右爲通達長白方氏聚族居之對宇交甍

絃誦之聲與鐘鼓相聞者百餘年方氏有賢者名曰體祖
年少負奇氣工詩歌所交遊皆吳楚知名士戶外屢常滿
也一日步於廟前仰視椽楹墜剝丹堊黝昧蠹次蝨涎蕭
森滿目慨然曰某里人託處宇下瞻田鮫而長子孫惟神
貺是邀而風雨之飄搖弗安弗虔豈繫神恫惡孰甚焉於
是諏吉僦工伐石庀材撤其舊而加崇宋廡塗楨僦甃累
恩必堅以飭丹青鏤錯几筵秩如前爲平臺甃古槐於中
而輪囷偃蹇之奇迺益出鐘版之廊簫鼓之樓罔不畢具
人斯廟者瞻神像之赫奕侍從旗騎之森列肅然改容倚
槐四眺釜山蒸雲巨馬捲雪平原廣疇延綠混碧洵足樓
深水縣志

卷八 藝文

宅

爽而壯觀矣夫涑與涿接壤桃園桑葆雲烟在望帝與侯
英爽所宜往來也况吾民水旱疾疫祈禱報祀於是乎在
原不與浮屠老子之宮教佞傷財者相類方子獨毅然力
肩義舉不謀築室不佞將伯尅期集事使馬茲風跡之場
復有丹楹畫棟之麗非識力過人者能如是乎庶舊有碑
文不與事稱余謂方子宜易之方子將謁選于政礎石以
請余文闡義舉垂久遠官斯土者事也迺援筆紀之是役
也起乾隆己卯季春落成以仲夏易碑以壬午季夏月望

按 關帝原諡壯繆乾隆二十五年始易神尊

雜著

三義廟古槐

邑令 陸辰箴 饒平

物之異者非能異也有其神焉斯異矣有其神而非正焉雖異勿異也有其神而正焉而物之變幻關運化消長占盛衰斯異矣槐虛星精于物爲木木以榮異不以枯異若始榮而終枯焉雖異勿異也榮而枯枯而復榮焉始異矣木之榮者受雨露其枯則不受雨露其枯而復榮焉又豈一受之一不受之而復一受之耶非也神靈也三義廟左有古槐一株大數十圍長十丈餘中空而外映斑駁層鱗古難名狀咸以此爲異矣噫斯豈異也有夏生光天者前

涑水縣志

卷八 藝文

哭

曰此槐不知植自何年近枝葉剝落經枯三年許今復蒼茂如故詢之衆人亦以爲然噫真異矣嘗聞曲阜 孔廟櫓係周末夫子手植也榮枯動以數百年計至金貞祐間遭罹兵燹枝幹無遺而重發于至元大茂于洪武與前本不異其始枯也晉兆聰勒等亂其再榮也啟唐貞觀之治其再枯於乾封也武后竊位天寶幸蜀亂亡相繼其再榮於康定也有宋三百餘年九儒嗣與其重發於至元也中原文物漸盛兆開洪武之治榮枯消長動關理亂茲槐枯三年矣而今復榮焉豈非翼

昭代英風以勸精反側而降致盛治者乎 三義之靈在

夫長幼節君臣義無媿吾 夫子子於愉則聞而知之於
槐則見而知之矣睹斯槐也亦以見天地之不可測而古
今盛衰之數聖人無不以物之異示兆焉非物之能自爲
異也至曰風雨之夜槐內有車馬鱗鱗聲如吞曹吳象雖
聽者從而意之然察其心似未嘗一日忘或者託於物焉
未可知也非誕也

馬明王辯異

邑令 陸辰箴 饒平

涑東關有馬明王廟創建已久縣額設遞馬以供往來每
思駟駒期望必躬親詣禱之誕日邑人皆釀以祭牲用羊
而不用豬奠以茶而不以酒予竊怪之詢其故則曰王乃
涑水縣志

卷八 藝文

七

回種回子不事酒肉故祭必屏焉問其何謂則曰他如
斯也噫何訛甚也嘗讀史至周孝王時有非子率野馬能
善養王命主馬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封爲附庸君已於秦
夫好馬能善養馬則人欲求馬之蕃者必尊之以爲神崇
奉而祀之此其神殆卽非子是歟非回音而故傳者不知
爲非子而訛以爲回子也至爵以明王又後代從而加封
之也小雅吉日之詩先祭馬祖解曰春祭馬祖夏祭先牧
馬祖爲天駟先牧始養馬者天駟房星也先牧則必有其
人矣史記柏翳氏爲舜主畜牧非子乃柏翳之後裔或者
如農人之祭先嗇未可知也子亦未敢以非子爲是特證

以非爲國之訛祭之日不加以刑罰

金山合符辯

合符 萬立經 興國

予觀陸公合符之論詳矣顧猶有未盡者媯州懷戎卽今保安地古屬上谷涿邑北界保安是勢近而隸同也水經注涿水出涿鹿山則涿鹿之野自應在涿服處所言是矣如謂涿以水名郡涿獨非以水名縣乎涿山在代而縣可爲涿涿鹿山在懷戎而涿遂不得爲涿鹿之野亦固甚矣通志載金山在保安西南括地志又云在懷戎縣北三里南北勢懸迤無定方而就通志以致涿尙爲脗合則安在彼之爲是而此之爲非耶夫論古必審其時察其地而睽

涿水縣志

卷八 藝文

五

其理涿鹿爲黃帝所都徵師滅寇何至近在卧榻之側倘不道之戈旣已輕犯都邑卽遠待勤王亦復何及乎唯是歷年旣久聞見異詞人情貴耳而賤目曲士泥古而遺今太史公曰疑則傳疑蓋其慎也攷洞冥記稱東方朔云東海大明之墟有金山出瑞雲應王者之符命如堯符有赤雲之祥之類蓋黃帝黃雲之瑞故曰合符應於金山出斯以觀金山一壺嶠也夫且可望不可仰又安能折衷諸說而確指其地哉今通志載金山已定其說於保安然猶舉名勝志所引潏之安肅備亦存疑之意與乃獨於涿又割此山而不載何也黃金臺幾遍燕郊市爪取肥之見山

笑人涑雖不合符此山未嘗不靈一窟藏龍雙松引鶴遊
人心目中頓隔塵紅千仞也况挈雲雷以溥霖澍涑人士
藉此靈貺久矣竟不得與龜洞紫涼一例而並紀之故不
可以不辯

涑水賦

以物華天寶人傑地靈為韻

邑貢

王寅

五行之有水也本天一而渾沸通銀漢之飄渺瀾下
土於幽沕小有池塘沼澤之濼洞大有江湖河海之
騰歛聚為洞庭彭蠡之永瀘散為畝澮溝瀆之待掘
原泉出之莫知其來尾閭瀉之不見其汜是以聖人
深契乎逝者之如斯學者達觀於流水之為物唯涑

涑水縣志

卷八 藝文

五

邑之命名實此水之可嘉素波噴玉錦浪翻花勢澎
湃而莫禦機活潑而靡涯清可醞酒甘可烹茶冽可
滌腸胃勁可礪齒牙山原資其形勢景物借其光華
然木之暢也必有其本水之流也必溯其淵惟廣昌
之涑山仿盤龍之巨泉來如瀑布去若離弦越容城
而滙渤海佐易水而壯幽燕滋范陽千種樹潤上谷
萬頃出游子臨流而竚望莫不興嗟於水光之接天
詎同汗池豈日行滌淇泉不足比其清沔漢不足方
其皓童子興歌而濯纓季女思齊而采藻酌天漿以
自潔惟不滓以為寶且山芙蓉若毛之昌茂蒲葦蘆

荻之紛纒浴則鷗鳧鷺之羽游則鯉鯪鯽鯉之鱗
珠玉蘊其精蛟龍匿其身譜其所生之異罄山竹而
難陳若乃鍾靈毓秀則挺然出爲英傑祖士璉之擊
楫渡江也衆皆感悅李德成之開冰見母也天亦可
格故史傳表其孝行竹帛紀其忠烈何莫非斯水之
發祥佼佼錚錚而迥別哉方今

聖德流行汪洋大地赤縣沐其恩膏涑邑尤爲首被况
泰陵之在望乃

鑾輿之所蒞錦浪近接夫

太液之波渥澤時承乎秋瀾之內固與海宴共效其順
涑水縣志

卷八 藝文

三

河清爭呈其瑞者也蓋其源流之獨異實言語之難
形介涑易之旁午爲

帝京之藩屏聯關隘於倒馬接峰巒於太寧故拖玉帶
以委折卧白虹以勻停合拒馬之澎湃挾白揚于清
泠沉朝霞而浴夕曛流皓月而入杳冥緬此滂灑洵
堪騁目談斯旋環雅可傾聽小子固陋乃遂倩 虛
之魄而假景純之靈

按賦者古詩之流駢儷敷陳雅屬韻事志中未能數
數見也涑水一篇難於標目故次於古槐以下諸作
之後同以雜著綴藝文焉

詩歌

郭隗

唐 陳子昂

逢時獨為貴歷代豈無才隗君亦何遠遂起黃金臺

登郭隗臺

皇甫松

燕相謀在茲積金已巍巍上者欲何顏使我千載悲

東閣忠碑

明 李 卞

忠臣孝子古來稀東閣今鑄忠孝碑剖凍肯忘慈母溺割肝曾作聖王醫滔滔逝水澄清處爛爛丹青渙汗時料得史官爭採錄簡編重與厚民彝

長堤山寺

邑令 唐 治 金壇

涑水縣志

卷八

藝文

垂

探幽忘徑仄小憩梵王宮唄語留方丈鐘聲落半空苔鋪風掃綠花綻鳥啣紅未許塵氛到心清茗椀中

題祖村寺

獨坐禪壇靜居然似古靈槐陰團午綠草色逗春青幾陣風傳磬一羣鴿護經何期逢野老共話入滄溟

不銜題龍宮寺崖

昔也汲龍津今也謝龍雨兩度入山中龍在竅中處

離任留題三義廟

邑令 戈用泰 平湖

生平慷慨宦遊過空復當年勿剪歌七載辛勤遺愛少一生鑿枘忤時多清風猶喜携雙袖秋水何妨任晚波從此

出門長嘯去乾坤曾礙一些麼

謁祖豫州祠

國朝邑令

陸辰箴 饒平

慷慨猶存晉室書荒祠密邇鼓鐘居兩株翠栢鴉巢盡一
炷孤烟蛛網餘但使臣心堅壘壁不愁孫子少田廬歲時
欲問粉榆酒定是何人俎豆子

再度奇峰嶺

為因王事疊飛軒歷落奇峰印屐痕山鳥逢人如舊識寺
僧厭客懶開門叢林衆籟風初好野碓孤舂月一村猶幸
漢關無債帥何勞槎使泛星奔

卜

謁檀山大舜廟適明經王前出所著大孝歌因題

涑水縣志

卷八

藝文

番

邑令 廖之諒 全州

舜廟何年建檀山永不磨蒼崖懸日月古栢淨干戈遐想
中天盛高吟大孝歌一篇三致意應譜入韶和

紫涼秋月

陸辰箴

流丹汎紫色蒼蒼坐對峰頭笑語涼露冷未知天是水秋
高纜見月如霜移來樹影曳僧影閃出山光養佛光不盡
南樓今夜興漫將遊意寄奚囊

龍灣夜雨

路環蜿嶻一溪紆山色黃昏半有無人夜蕭蕭舒葉底沉
雲點點上花鬚懸燈獨有枯禪影隔戶人無喚酒奴萬里

愁秋且伏枕來朝看霽望粉榆

亭山晚照

亭不依山山自亭亭山隱映入雲屏疎林逆影葉呈翠低
檻浮烟花欲醒坐望遠暉疑曙色行聽短笛出樵徑叢巒
一柱真縹緲心似孤峯夜裏青

西岡古塔

挺然七級峙適中恍似龍門百尺桐秀入西山凝暮靄影
橫北斗貫長虹藏身盡靜漁陽鼓扶世潛迴河朔風莫道
固安無勝蹟亭亭古塔對丹楓

金峰晴雲

邑令王治樂山

涑水縣志

卷八 藝文

五

形如覆釜勢凌霄萬點晴光綴翠曉中有龍潭深莫測興
雲長在半山腰

水峪瀑布

如練沈泉向寺流雷聲迸過石橋頭探涼人坐冰壺裏不
捲珠簾待月鉤

亭山晚照

副榜張九鉞湘潭

萬岫斜暉拱翠屏周軒層榭儼成形射魚城背團團紫拒

馬河澄歷落青遠映

離宮深淺色

距秋瀾行宮不遠分輝

御柳短長亭遊人騎倦歸來晚滿塢鐘聲帶月聽

水峪瀑布

珠簾慵捲信花拋競說僧菴月一凹匹練斜拖叢嶺缺白
龍飛挂亂楓梢佛河有脈終通派聖水無源不易消何似
大悲磚井裡大悲閣磚井廉泉長澈大官庖

按紫涼秋月以下諸題皆陸志所定為八景也山
水之樂通于知仁蠟屐岸巾登臨集焉然有源有
委有形有勢聚忙閒悲喜狂迂韻俗之人聲聲色
色靡不隨所見以為高下故耽奇尋勝領趣于象
外鈎元于箇中則五老還其面目三湘助其精靈
將何在非佳景乎自求之以景定之以八八之不
足而易之而增之雜奏雷同強風雲以歸繩尺而

涑水縣志

卷八 藝文

美

山川反為景累矣予于志內特芟其品目但詩有
可採未忍棄置今仍以原題標之恐詞義所歸或
同芘蘭羔裘之什轉令閱者費解也

陪涑水王乘六明府遊金山

拔貢趙重閣 滿城

夾岸雲迴路漸迷使君招引數峯西人行盤道扶筇短馬
上層巒攬轡低幽壑荒烟尋斷碣巉崖飛瀑下寒溪深山
鹿石忘機械應擬醇風太古齊

董孝子篇

邑舉劉瑄

易水之東涑之南村為司徒古仁里歷落荒州幾人家中
有窮民真孝子普哥其名董其姓一生孺慕渾無此

從未授詩書至性偏能全道理跟蹤尋父走京華旋爲母
母奔桑梓片刻不離慈母側一錢不入私房裏綠村齋餅
淡生涯得值歸來供菽水問食三食必躬親恐經妻手心
不喜出入寢興定相隨懼不任杖蹶難起大哉庸行自古
難五十年來皆如此世間多少讀書人問心普哥何如矣

金山乞雨圖歌

郡伯黃可潤龍溪

太行西來趨右輔羅列諸峯兒孫聚洪崖嶺下接仙踪聳
出奇峯形似金山花繡艷蒸紛披怪石劃然削斤斧泉甘
可勺清可鑑波濤滾滾撼松樹洞中時有蛟螭見能助山
川作雲雨傑閣危欄俯風煙眼收涑陽百萬戶珠宮紺殿

涑水縣志

卷八 藝文

五

久凋零泠然誰作山靈主使君家在雲夢間氣蒸文蔚
羅前古瀟湘夜雨詩中畫畫中有詩手自組仙鳥一從黃
鶴來雙鳧暫此戢其羽爲霖濟旱師聖言蚩蚩伊誰母與
父欲繪治象正如何膠序彬彬原撫撫已年春夏旱魃殃
叢祠呼籲竟無補使君徒步禮山靈不避勞確與岫嶺
白日倏爾聞驚霆九淵龍蟄瀉溥溥歲歌大有粒我民恰
似慈嬰得其乳憶昔烈日灼神臯綠旆悉變爲赤土上告
欲繪監門圖應知良吏心獨苦今日溪山有佳色使君
容開笑且嘖畫師畫出使君衷先憂後樂義有取不在
山水而在民百里孩提吾肺腑梧鳳遙向孤竹飛涑山一

路夫所怙愚夫爭欲識其面我聞君容心亦觀爰向斯圖
作長歌畫筆詩詞是治譜

祖豫州祠

貢生 吳煥文 會稽

著鞭想見勇驅馳往事凋殘贖古祠修墓有人知感德勤
身自守待乘時尙交心白蘇同叔代將功隳載若思未復
中原空擊楫千秋俎豆有餘悲

妖星落後陣雲黃典午從茲氣不昌假使豫州無刺史更
誰建業佐興王化龍江上歌謠驗拒馬河邊帶礪長贊世
英雄何處覓漫教耳食問南塘

遊金山寺題壁

舉人 金序珽 英山

涇水縣志

卷八

藝文

五

聞說軒轅此合符蜿蜒靈蹟有龍趨松杉萬片飛鱗甲崖
壑千重列畫圖勺水能爲甘雨潤笠雲不碍老僧癯祇嫌
斜照催歸翮落得塵紅夢與俱

登翼雲樓

舉人 盧鳳起 仁和

城上崔嵬俯翠林翼雲縹緲碧沉沉射魚隱約疑垂釣巨
馬鸞環欲引襟萬里風雷簷際落九天奎壁掌中臨凭欄
莫作南樓看須識賢侯有盛心

遊雲溪古刹

萬峯排列聳雲梯翠髻氤氳只只迷地接雉城饒逸興人
從鷲嶺問仙棲風前古栢清光入甘雨後新苗綠意齊名勝

不愁登眺盡支筇是處可留題

魏家莊懷古

舉八 詹回瀾 勒水

先生不挾陰符來抗禮王庭請自隗招賢足雪千年耻敢
許為王作士媒職方巨浸紀涑易先生秀出涑之巽迺已
得師遠得士依稀何處是君臺我過巨馬瞻望久馬鬣依
然城東首聚族即今繁子孫君臺可没人不朽策士紛紛
樂與鄒當日無出先生右天留君塚不留臺故是先生不
常有

讀史懷祖君冲之

六朝鉛粉獨超羣一部胸羅天上文文學易原非膠步筭通

涑水縣志

卷八 藝文

五

元正自妙區分等身著作花生筆小試聰明巧運斤信是
長才宜典制華林省內孰如君

傳文閣

邑貢 王寅

何年小閣勢凌空躑躅三台霄漢中開化曾傳騰北極掄
才自合照南宮春雲護壁書皆綠秋雨侵碑字亦紅拾級
登堂瞻仰切筆花應有夢潛通

前題

邑貢 鄭澤

意氣凌雲續瓣香權衡已在閣中藏愛才引手真如命望
古為壤不是狂西插奇峯遙列笏東迎巨澣近流觴一齊
稽首人天會肯使良工付泐泐

陪錦川方邑侯紫涼寺對月

邑貢 錢士然

溪山縹緲水雲鄉更著無塵碧月光千尺絳綃凌漢紫一
輪水鑑潑天涼照人朗徹須眉見映岫玲瓏表裏張如繪
使君心跡好清秋風景數淶陽

羊乳泉詩

有序

邑貢 董以信

距余村車廠之西十里許曰羊乳泉夷於榛莽危
以巖巖人跡罕至焉有樵者尾羊踪而上扳石捫
藤得其幽勝歸以告人人亦未之奇也會歲旱里
老窮於望雲始擊鼓焚香勉狗樵者之請至則乳
如珠未下山則雨如酥矣異哉造物靈氣所鍾恒

淶水縣志

卷八

藝文

五

多秘惜不輕以示人而時或託以自見夫荒烟蔓
艸中不能終掩奇杰之光泉其著焉者也乃繪圖
貼說上其狀於 邑侯方公並咏此詩以申之

直作遊山興搜靈此最佳天如憐酒渴人似坐慈懷白石
雲排闥清泉月映階何當乞霖澍應念起枯蓂

遊釜山靈泉寺

有引

黃梅教諭

葉修贈

典國

東南之山多泉水多松晴濤冷瀑舉足清涼北則
白楊智井而已盤山以松石泉名天下欲遊者五
年究之松風泉響惟夢魂遇之淶水多山以泉鳴
者惟水峪石龜釜山甫到淶卽欲一浣塵襟以時

淺未便然每拄頰向遙峰已峴峴與山靈心訂矣
已卯夏旱自二月至於六月不雨其時方侯露頂
徒步暴烈日中率四民詣金原乞水手捧以歸旋
得雨種先成熟收在霜前故尚有秋雨方深而透
不受秋陽蒸灼之氣故絕無蝗泉靈也於是愈決
於遊高生臨劉生健禮盧生克興李生元弼皆風
帽茸裘策蹇以從蓋十一月二十八也迺取道車
停十里許始入山望金山樹色出雲蒼翠若翹首
肅客者又二里許峰巒四周溪流屈曲宛似家山
風景因小歇神輦下諸生云每桃杏梨花開時山

色水光映帶五色余日去之俟來年春與諸君痛
飲於此遂至上車停其壁壘關門皆山石疊成色
古銅若文虎皮若山童椎髻不履屨伸縮驚顧鹿
若天然風致真破墨寫意入逸品矣坡陁倚伏且
騎且步約十五里至山麓望寺朱甍碧吻隱見叢
柏間松梢佝昂作勢盤拏天矯若子母龍相引雲
際泉之靈也靈以龍而松靈以泉故龍然磴道曲
折且坐且行人語履聲巖谷答響犬狺狺吠山僧
尾之出拾級以登遂至泉所泉凡九唯位西北者
大且深卽錦川使君乞水處宛然清涼界也循寺

後三尋所謂雙松者列坐其下山僧爲客設茶具
門生輩行汲者熱者扇者滌器者候火候足而湯
成出所携茗手瀉之注甌中作淡碧色與松翠瀟
瀟動盪不待飲已沁人心脾坐松歟之影在杯中
覺濤聲都向杯中起蓋自甲戌出山後久無此樂
也松二株長者約百尺其一亦十之九松老則寺
古問碑果唐建也想松壽亦不下八百歲矣碑凡
四元一明二近碑一卧猶未立字皆可識而文皆
不可讀因思秦之沒字碣唯不文故足與秦松方
磬價石固幸松寧不幸哉良久斜陽上松梢山僧

爲客設麩飯訖噴煙又下松梢矣不及登山椒然
亦故不欲盡興造物固忌太盡也斯遊余得詩若
干首諸生亦各得詩以紀遊具於左方

積翠凌空幾曲闌且將樓觀隔雲看游踪肯向山前住眼
界還從局外寬嵐氣釀成千壑煥磬聲敲破一天寒諸君
振履從容上尋勝休嫌拾級難

澗不曾盈旱不枯懷清抱素隱山隅蟠空時見蛟龍氣守
鑰常煩虎豹趨羞以虛聲蒙石齒偶分餘澗上松須人間
霖雨豐年瑞可識雲根吐處無

高致誰能競比肩忘形相對兩臞仙直離塵外三千尺閒

閱人開八百年飛瀑驚濤晴不散蒼髯青鬢老依然棟梁
豈是尊生計肯換隈雲倚石眠

乘興尋山興盡旋箇中何必費言詮文人慧業須成佛老
境忘情故學禪錦帳蒲團原偶爾行雲流水本悠然山靈
莫笑天機淺不耐寒巖一夜眠

邑廩高臨
生

一峰特立數峯圍松栢森森帶翠微怪石巒峻幽徑窄甘
泉潤澤藥苗肥雲深氣煖僧眠穩地僻山高客到稀杖履
追陪勞指點箇中隨處發清機

虬龍百尺氣吞山閱徧滄桑事等閑未覺枯鱗還突瓜依
涑水縣志

卷八 藝文

三

然霧鬣與烟鬟蟠天風雨濤聲合隱地龜蛇綠骨斑總爲
根株生得地靈泉元氣駐蒼顏

邑庠劉健禮
生

雲和樹色靄蒼蒼百轉千回路渺茫履石危於拖虎尾攀
藤曲似繞羊腸到來始覺天偏近坐久方知日漸長多謝
山僧能款客風爐石鼎試旗槍

虬枝插漢兩松蒼約畧秋經八百霜晴濕卷時和鬣冷老
皮綻處帶膏香誰能籠絡支離叟自合皈依大法王願嚼
茯苓三百顆不須更乞養生方

邑庠盧克興

得泉已不媿名山况在蒼松老栢開激石有聲皆活活分
流無處不灣灣峯巒近日春常住雞犬眠雲夢亦閒願與
山僧分一席澣腸洗藥駐丹顏
莫道仙山客不迷暮雲樹色雨參差卽看倦鳥飛還後又
是山僧入定時泉石關心原有味烟霞成癖豈非癡達人
也自情緣重未了前遊已後期

邑廩生 李元弼

夢魂久已到孱顏農圃功成蹇衛閒馬帳由來多灑樂釜
峰此日好登攀千巖跌宕雲烟裏一代風流筆墨閒不是
追躡窮興境何曾面目見真山

涇水縣志

卷八

藝文

古

雀噪松梢日已斜隔林燈火向田家出門始信回看好入
暮尤憐遠景賒移我性情離色相染人衣帶有烟霞私心
已與山靈約好把元功養杏花

夏日龍灣遇雨

邑庠生 高挹

好山局曲一重重正合深藏釀雨龍鐵鎖崖邊新漲動金
絲嶺外片雲封垂竿隱隱漁人笠挂鉢沉沉遠寺鐘此去
石亭村畔路秧針如染綠添濃

題西岡古塔

邑廩生 董文譽

斷塔孤撐睥睨西藩籬挾盡舊招提塵龕蘚磴無僧掃雪
彌風欄有佛棲面勢眼收三輔遠擎空氣壓萬峰低如今

雅識空王力一指禪鋒久不迷

郭隗故里

侯補主政 方體祖

築宮師事仰高風謀國已成數語中莫道當年輕作合自
媒何必不英雄

三義廟古槐

邑廩 陳懋勤

一託精靈物自殊漫從風雨數榮枯根蟠浩氣三分地影
落空庭百尺圖忽忽屯雲猶是漢荒荒劫火豈忘吳等閒
借得濃陰合彷彿樓桑近不孤

涑陽春行四首之一

縣佐 汪喬年

杏花帶蕊柳含青澗水漸生一片迷離烟罨靄春

涑水縣志

卷八 藝文

李

山多半未分明

題金山雙松

雙松天矯似虬龍畫裡蒼髯再未易逢寂寞深山空老却頭

不見寺人封

題金山

縣尉 桂光弘

石壁空青寶氣融朝陽樹色總玲瓏鑪錘合鑄千年佛不
落人間暮夜中

隗家莊

邑令 方立經 興國

望古停車索渺茫賢名猶在欲寵山莊一臺草沒黃金價千
里人傳白骨香日落荒村隨野馬雲橫老樹咽寒蟬何家

風流在釜秀深清是汝鄉

謁祖豫州廟

傷心冀朔未全平偏向譙梁泣死生丞相早無河北志將
軍徒有鎮西名漫傳石勒遙修好旋見王敦數舉兵總是
如戎兼內難坐教恨積渡江盟

何物戴淵衆所尊豫州一臂遂難存有奴王尚欲延公後
無弟通可能報主恩只合鄉心隨李產猶餘英氣舞劉琨
千年雞黍環榆社古屋長棲刺史魂

題烈婦蘭孫氏石版

祇緣門戶苦全貞薄命偏逢百計傾切齒羞傳身似貨改
深木縣志

卷八 藝文

李

容巧避劫如兵痴姑已失生前筭孺子能無死後情看到
九原銷恨處蒸嘗一續抵崇旌

予既傳蘭孫氏節烈以行矣而心殊若有未盡者
當伊夫奄逝之日烈婦非不能殉徒以姑在其子
不能成立乃忍作未亡耳毋何姑諄于前季父迫

于後蘭氏一塊肉遂不得更作門戶計矣然使其
子終不能有室幸而繁其後以延一綫之祀則烈
婦死且不瞑故請旌尚屬第一義也己屬高生臨

為經紀其事知必有同心者出而勸之以成斯舉
因跋數語于後

▽ 絃歌祠 在書院右

先哲云遙蹟未湮長將風雨想遺民百年愛樹猶燕俗
肅然香幾漢循竹馬元分前後輩喬鶯喜卜聖賢隣諸公
學道淵源合共譜絃歌信有因

扶澤道中

一水盈盈是古澗觀瀾最愛得名秋烟浮 御路縈村密

雨灑長堤 山名有堤防水因以名山有寺抱寺流牧笛趨橋爭飲犢漁竿

榜柳莫驚鷗到來真悟南華趣為報前驅且暫留

山後六詠

西北雲山幾萬重問塗易水上奇峰盤空鼻巖聲聲急辛

涼水縣志

卷八 藝文

三二

青相逢五社農 奇峯嶺山後無集場以負柴背炭踰嶺營生

河流曲曲繞黃莊石壓沙堆是古荒誰解溝塍通水力山

中亦有稻花香 店子

三三兩雨不成村相戒老頭 俗呼虎為老頭早閉門天遣夜來充

路快從無鼠竊犯黃昏 黑兒嶺

接地擎雲近十圍長枝高節影依依月明今已巢仙竊莫

憶當年問繡衣 河南古松明時有察院行署

光水氣逼村煙截石跨河一徑懸日數雞豚忙老媪偏

帶紀

疊疊尚邊城昔時戎馬常衝斥

甲於今見太平 馬水川

題石龜寺

巧琢幽奇化斧痕，龜厓曲曲絡松根。
巖間石乳猶供佛，洞外藤花欲上門。
藉草人酣春處處，俗以上已踏青於此抱瓶農急雨。
村村歲旱禱雨，龍湫輒應。芒鞋自覺黃緣好，不負山靈物外存。

秋宿紫涼寺對月

嵐光翠色入秋增，月到紫涼得未曾。
影薄唵呀千片玉，氣融星斗一輪冰。
金波委地成清水，河名發源紫涼山下與巨馬河合皓魄照禪剎。
老僧我欲峯頭掛，桂液題厓埽石與誰登。

重遊金山靈泉寺

馬水縣志

卷八

藝文

奕

怪石依然虎豹蹲，山僧為我榻猶存。
雙松翠展新晴瀑，一室膏流舊雨痕。
廢壘無烟疑滅竈，相傳黃帝合符于此荒城有樹喜

聯村 山下婁村相傳 十分記得瓶中水，迴想憫農入夢魂。

已卯夏旱予禱此旋得雨有秋

羊乳泉

一盤高接乳如珠，洞口烟霞半有無。
知是天公勤保赤，遍將靈澍灑醍醐。

翼雲樓落成示錢生士然

錢蓋有功于樓者

百里迎薰叶五絃，樓頭歌舞落秋天。
石龜秀疊千層錦，巨馬瀾迴萬斛泉。
羽翼成時丹闕近，風雲會處紫泥傳。
從今

坐睹鯤鵬志我在南華第一篇



涇水縣志

卷八 藝文

五九